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七真因果傳

第十一回 降冰雹天公護法 施妙算真人指迷

陷溺沉淪已有年，愛河滾滾浪滔天。 修行自可登高岸，何用中流另覓船。

話說孫不二自離了馬家莊，一路之上假裝著瘋顛，行了數月，來到洛陽城外，有個破瓦窯，她便在窯內棲身，常住縣城乞食，裝成十分瘋魔，惹得那些小兒跟到一路，瘋婆子長，瘋婆子短，所以把她喊出了名。這城鄉內外都曉得她是瘋顛女人，再無人來擾她，因此得安心悟道，合著重陽先生大道隱於瘋顛之言也。

又說洛陽縣有兩個出名的痞子。一個叫張三，一個叫李四，往往姦淫欺詐，無所不為。屢見孫不二在街上乞食，雖然面貌醜陋，卻也明眸皓齒，若非臉上有許多疤痕，卻也人材不弱。這兩個痞子看在眼裡，記在心裡。那夜月白風清，滿天星斗，二人從鄉間痞騙良民回來，吃得醉醉薰薰，路隔破瓦窯不遠，張三對李四說：「我們且去與那瘋婆子作一作樂！」李四說：「去不得：去不得：我嘗聽人言，若與瘋顛的女人做了事，一輩子倒霉頭，永不得長運氣。」張三說：「咱們是天神不收，地神不要的人，管他甚麼長運氣不長運氣。」遂不聽李四之言，竟往破瓦窯是來，李四也只得跟他一路往前面走去。行不數步，猛見頭上一朵黑雲，將近窯邊，猛然一聲霹靂，如山崩地裂一般，從一人頭上震來，嚇得張三李四渾身打戰。

那朵黑雲，條爾散漫，天地昏暗，伸手不見掌，狂風驟起，吹得二人徹骨生寒，一陣猛雨落將下來，在二人頭上如擂鼓一般，打得二人頭昏腦脹。李四用手要顧腦殼，那雨打在手背上，如鐵彈子一樣，方知不是雨，原來落的是冰雹，人呼為雪彈子，俗名冷子，這冷子打得二人走頭無路，沒處躲藏。李四不住說道：「活報應：我原說不要來，你強著走來，且看如何！」張三聽見李四埋怨，心中作惱，忽一腳踩在雪彈子，那雪彈子光溜溜的，如何踩得穩，一溜就是一蛟，慌忙爬起來，又踩虛一腳，又是一撲扒，就像有人推他一般，一連絆了幾絆，絆得頭破眼腫，肉爛血流，只是喊天。不一會雲開月現，依然星光滿天。李四雖挨了些冷子，卻不會絆蛟，倒無大損，只有張三被這幾絆得頭昏眼花，只是吐舌搖頭說：「了不得！了不得！這瘋婆子犯不得！」李四說：「你才曉得犯不得，看你下回再來不來！」二人連說邊走，各自回家。李四把這段情事，對那些流氓痞子說知，一人傳十，千人傳百，因此那些不學好的人與乞丐等再不敢到破瓦窯來。孫不二在洛陽一十二年，修行悟道：永無歹人相犯，皆賴李四之功也！後人看書到此。有詩歎曰：

真人在此悟玄功，豈叫狂徒來逞雄。

冰雹降時遭毒打，方知護法有天公。

王重陽先生在馬員外家不覺年餘，外面有幾個村老閒談，說馬員外不會享福，白白將一分家財舍與別人，把一個員外娘子氣瘋了，不知走往何處去了。內有一個五十餘歲的人，名叫段安仁，說道：「我昨日到他莊裡去會馬員外，門外無人看守，我一進門，並不見一個婦女，盡是些男子。我問員外在那裡，他們對我說在後面茅庵內聽重陽先生講道。我便往後走，見修蓋許多茅蓬，馬員外同王重陽在當中一所茅蓬打坐。馬員外看見我，即出來陪我到前廳敘話。我問他娘子的下落，馬員外說她有她的道，我有我的妙。我又問怎不見丫鬟使女？員外說：男使之婚，女使之嫁，各立家室，永無欠掛。我又問修這些茅蓬做啥？員外說，召集修行人悟道，養真性。我又問重陽先生怎不見出來？員外說他最愛清靜，不與俗人交。」我問畢與員外把事交代了出來。過著馬興，我又問馬興：「你們這莊子，先時多熱鬧，如今為何這般冷淡，好像寺院一般。」馬興說：「你不知道，我家來的這位重陽先生是個活神仙，他不喜歡熱鬧，愛的是清靜。自孫娘子走後，他將莊裡丫鬟使女僕婦等盡付遣去，只留下我們幾個老好在此看守故這般冷淡。」我又問馬興怎見得重陽先生是位活神仙？馬興答我曰：「凡家中的事與從前的事，莫得人對他講他都曉得，這不為奇？還有未來之事以及某日晴，某日雨，他無不知，豈不是活神仙麼？」

段安仁將馬家莊的話說完，眾村老之內有一個姓潘的老漢曰：「依你這樣講，他能知過去未來之事，我們這乾旱許久，未曾下過雨，何不同去問他幾時有雨？」眾村老齊曰好，即同潘老來至馬家莊。先見馬員外說明來意，馬丹陽即引眾老同到茅庵問重陽先生幾時有雨。先生曰：「你們村東頭土地廟，牆壁上注得有兩期，你們去一看便知。」眾村老聽了這話即出莊來。回往本村，向東頭是來，到了土地廟跟前，果見粉壁上寫得有幾行字。潘老即念與眾人聽曰：「人王面前一對瓜，一顆珍珠照王家，二十三天下大雨，和尚口內吐泥巴。」後面幾行小字寫著四字破，潘老看罷，笑曰：「這是那些學生娃子在此寫的一首字謎，有甚麼兩期？」眾村老曰：「是個啥字謎，你猜得著否？」潘老曰：「我慣懂字謎。怎麼猜不著？」眾村老曰：「你既猜得著，快猜來我們一聽。」潘老曰：「人王下加兩點是個金字，王字旁加一點是個玉字，二十三天下大雨，門攏來是滿字。和尚去其和字而留尚字，泥巴土也。尚字加在土上豈不是個堂字，明明是金玉滿堂四字，那有兩期？」段安仁走上前用手指著二十二一天下大雨之句曰：「這明明是兩期，你們偏說沒有，雖然是幾句啞謎，卻有機緣在內，今日十九，隔二十二一隻有四天，看二十三有雨無雨，便知他靈也不靈。」眾村老齊曰言之有理，於是各自回家去。

到了二十三日，黑雲滿天，大雨如注，從早至午兩方止。眾村人始信重陽先生之神也。又有北村一人失牛，遍尋不著來問先生。重陽先生曰牛在南村大樹之上，鴉雀窩內。那失牛的人聽了這話，忍不住笑說：「偌大的牛，那一點點鴉雀窩如何裝得下？」重陽先生曰：「你去自可得牛，不必多言。」那人只得出了茅庵，來在南村，果見大樹甚高，上有雀巢，鄉里人原會爬樹，即爬上樹去採取雀巢，原是一個空窩，用手扯了一下那枯枝墜來，打在臉上，略一低頭，看見村裡破屋之內拴著一條牛，仔細一攪，正是所失之牛。這牛趴在破屋裡，外面堆柴草，四圍遮掩，若非從高望下，再也看不見。其人忙下樹來，心中明白，這村裡原有一位樑上君子，慣做此事，若非先生指示，他到晚間便把牛牽到遠方賣與別人再尋不出。其人到破屋裡各自去把牛牽回。

此話不提，那日西村裡又有幾個人有問事，內有一個十三、四歲的孩子，說他哥哥出門數月，不知幾時回家，因此來問老先生，重陽先生曰：「回去問你媽的手。」那娃子聞言笑個不停。稍後回得家來，見他媽手自拿著一封書信說：「你哥哥在萊州做生意，帶得有書信回來，帶信人將才走了，你可拆書念與我聽。」那娃子拆書念曰：「不肖男書奉慈母，自父去世，蒙母教育成人，今體父志，出外貿易，頗還順遂，目下帳未收齊，不得速歸以慰母心，待秋涼之時，九月半間歸家，侍奉甘旨。」那娃子未曾看完，拍手大笑說：「好靈驗！好靈驗！」他媽正要問他，只見門前來了五六個人，不知為何？且看下文分解。

不因漁父引，怎得見波濤。